

飲冰室文集

六



飲冰室文集卷六目錄

己亥集下

亡羊錄

(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

一

葉

中俄密約

二

記蘆漢鐵路

五

飲冰室自由書

十三

成敗

十三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十五

傳播文明三利器

十六

自由祖國之祖

十七

地球第一守舊黨

十七

文野三界之別

十九

英雄與時勢

二一

近因遠因之說

二一

草茅危言

二三

養心語錄

二五

理想與氣力

二六

自助論

二六

偉人訥耳遜軼事

三二

放棄自由之罪

三三

國權與民權

三三

破壞主義

三四

自信力

三五

善變之豪傑

三六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三七

論強權

三八

豪傑之公腦

四一

蒙的斯鳩之學說

四二

譚瀏陽遺墨

四七

飲冰室文集卷六目錄終

飲冰室文集卷六

己亥集下

新會 梁啓超 著

亡羊錄（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

牽一髮動全身。合九州鑄大錯。嗚呼。我國近年來之外交政策。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以三千萬之金幣。代俄人購還遼東於日本。奪之於兄弟之手。而畀於仇敵。寢假而祖宗發祥之地。陵寢之墟。一舉而付於虎狼矣。寢假而東北海岸之要港。咽喉之地。支離破碎。無一存矣。寢假而全國之脈絡。筋節。盡爲他人控制矣。寢假而穰穰二萬里之沃土。爲碧眼胡之外府矣。嗚呼痛哉。就其本言之。則內治不修。國力不充。不得不受制於外人。就其標言之。則外交不講。專對乏才。雖可以保全者。猶將棄之。一誤再誤。以至今日。每讀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之句。未嘗不扼腕而長太

息也。今搜取丙申以來外交事件之重大者。仿紀事本末體記之。間下按語。我同胞庶知國權削弱之由來。當局者亦可以自省。而更思其後也。

中俄密約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譬之兄弟爭產。而欲倚強盜爲護符。於是聯俄之議。洶洶於朝野。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卽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使喀希尼頻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按中俄密約之事。主持者西太后也。執行者李合肥也。而發議者乃自張南皮。南皮之言曰。以新疆賂俄。使拒日本。無論俄人之必不應允也。使其應允。則新疆與臺灣奚擇焉。珠崖之拋棄。固若是其易乎。以吾觀之。彼南皮者。固未嘗知日本之國勢如何。俄國之國勢如何。徒爭一時之意氣。撫拾宋人拒和之陳說。聊以欺無目之人。而賣名聲於天下。固未嘗以國家百年之長計。一來往於其胸中也。當法人有事於越南。則曰盍求助於德。當日人兵臨城下。則曰盍求助於英。俄。當德人之據膠州。則曰盍求助於俄。日。當俄人索旅順大連灣。則曰盍求助於日。英。未嘗一計某國可爲與國。某國終爲仇讐。但据一時之事端。仇甲則親乙。仇乙則親甲。此真當道諸公之長技也。夫只見目前而不能思量過去及將來者。此兒童村嫗之識見也。而不謂南皮之識見乃止於如此也。南皮近日盛倡聯英日之談。而去年蘆漢鐵路畀權俄人之事。亦由彼主持。論者或目爲俄黨。吾謂南皮必非有意輸國與俄。惟不知外交之事。爲何物耳。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於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追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者。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皇上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閑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按求俄國相助以還遼東。此外交上第一失策也。夫俄人之蓄志南下久矣。泰西各國皆知之。日本尤引以爲己憂。故馬關之約。注意此地者。所以制俄人之死命也。中國若能守此險要。則自守之最上也。既不能守。則與其畀諸他邦。孰若畀諸日本。日本縱不愛我。而唇齒利害之所關。固與我同也。俄人以遼東爲彼囊中物久矣。一旦被日本攫而取之。正俗所謂眼中釘者。雖中國絕無報酬於彼。而彼固勢不得不出力以相奪矣。其奪之也。非爲中國爭舊地。乃爲己國

闢新地。此謀也。自戊戌二月以後。中國當局人人知之。而海外各國雖五尺童子。皆能於數年前見其肺肝矣。當咸豐十年英法之陷北京。俄使伊格那調停三國之間。成和議。遂市恩要求重定界約。割烏蘇里江圖們江以東之地千餘里。其所獲遠在英法二國之上。俄人之狡計屢如是矣。今中國以三千萬金而代俄人購回旅順大連。更惹起後此無限波瀾。以至不可收拾。是真不知有地球大勢者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所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

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賓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鴻章尙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於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皇上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

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卽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卽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於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揮淚而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卽日携約而歸於俄。密約批准之時。李鴻章尙在英國。及其歸也。謁西后而自入圓明園。坐此受薄譴。非譴此舉也。謂其擅以祖宗陵寢之地許他人也。及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之時。皇上召李鴻章責之曰。爾謂俄人同盟密約可恃。今竟何如。李對曰。若以旅順大連界之。則此後密約仍自可恃云。

按中俄密約原文既屢見於各報。清議報中亦曾揭其大意於第十五冊第四葉。又錄其全文於第十八冊第十九二十葉。今不更覆述。惟將其中關係緊要之處。略述數端焉。

中俄密約以前爲一局面。中俄密約以後爲一局面。蓋自四年以來。列國所以亡中國者。全屬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也。三曰代造

鐵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約啓之。其第九條借租膠州灣。卽後此膠威廣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條旅順大連不讓與他人。卽各國勢力區域之濫觴也。而鐵路一端。斷送祖宗發祥之地。速西伯利亞鐵路之成。開各國覬覦紛爭之漸者。固無論矣。看官須知。若無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雖未必無。既有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必不能免。知此。然後知定此密約者。乃瓜分中國第一個劊子手也。又按原約第十條遼東之港灣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軍略上重要之地。俄國必助中國防守之。無論何國不許侵畧之。倘他日俄國突然有與他國交戰之事。中國爲欲使俄國得襲敵與防守之便。當許俄國陸海軍集於該港灣內云云。此卽所謂攻守同盟之條約也。其云無論何國不許侵畧之云云。卽中國受俄國保護之意義也。卽上國對於屬邦應行之職務也。中國甘心爲人屬邦。自此約始也。

又按原約於文句上。常還中國人之體面。此俄人之長技也。知中國人所爭者

僅在體面。他非所顧也。如第二條言吉林黑龍江鐵路。本欲使黑吉兩省歸俄治下耳。然美其名則曰三十年後。許中國買回全路。第三條自山海關至奉天之鐵路。本欲紓中國之臂而奪之耳。然美其辭則曰。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造此路。准由俄國備資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第五條欲借保護鐵路爲名。派兵隊布散各地耳。而先從中國保護立論。復云因鐵路所經地方礮礮。人口稀少。中國官吏難以遠顧。故俄人派兵代任其勞。第七條本言許俄人開礦於東三省耳。而云不論中俄兩國人民。皆可開採。又云於採掘時必先稟請中國地方官。皆還以一極虛之體面也。第九條本欲攫取膠州灣耳。而云借租以十五年爲期。又云其租銀如何交涉之處。將來議定之。第十條言取旅順大連灣置諸俄國保護之下耳。而先云中國必當嚴加守衛。修築堡壘云云。此皆改頭換面。口蜜腹劍。以欺我外交家之無目者也。然此等伎倆。固極易見。當時主持條約之人。未必不知之。知之而仍主持之。是所不解也。

又按密約中多有曖昧不明之詞句。如第三條言山海關至奉天鐵路事云。至鐵路由何處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其牛莊等處云云。乃極曖昧之文法。彼伏此點。至去年與英人爭牛莊鐵路。實原本於此也。第十條云。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地方軍事上要害之地云云。其言尤爲絕無界限。附近二字。不知以何爲止境。其意直欲包吞威海各地也。故英人德人不得不急起直追。捷足爭先也。凡精於交涉者。必不容此等含糊字面。混淆於條約文中。

記蘆漢鐵路

蘆漢鐵路者。中國內地第一幹路也。倡議興築。旣在十年以前。張之洞實贊之。光緒十五年。張之洞由廣東移督兩湖。卽爲此也。已而其事中止。及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奉旨設立鐵路總公司。派盛宣懷爲督辦大臣。與直督鄂督會同督辦。是實爲中國大幹路創辦之嚆矢。

按盛宣懷之爲鐵路督辦也。其來歷頗有可紀者。初中東和議旣成。都人士紛紛劾合肥。而以盛爲合肥所信任。攻之尤力。有旨命盛開去天津關道缺。交南北洋大臣查辦覆奏。時北洋則王夔石。南洋則張香濤也。王固袒盛者。而張則素與盛不洽。盛乃詣張乞保全。當時張所創湖北鐵政局。經開銷公項六百餘萬。而無成效。部文切責。張正在無措之時。於是盛來見。張乃出兩摺以示盛。其一則劾之者。其一則保舉之者。盛閱畢。乃曰。大人意欲何爲。張曰。汝能爲我接辦鐵政局。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乃諾之。更進而請曰。鐵政局每歲旣須賠墊巨款。而所出鐵復無銷處。則負擔太難矣。若大人能保舉宣懷辦鐵路。則此事尙可勉承也。張亦不得已而諾之。遂與王聯名。保盛督辦鐵路云。此亦中國鐵路史中一段佳話也。張之所以自謀脫身者。其計巧矣。而盛亦可謂因禍得福。然此後以中原脉絡。付諸強俄。各國藉詞。紛起攫取。亦始於此矣。

蘆漢鐵路興築之費。豫算五千萬兩。由戶部撥出一千萬兩。又官股三百萬兩。尙

不敷銀三千七百萬兩。初時將募集之於民間紳商。久無應者。不得已乃僅支出戶部款四百萬兩。以之興辦第一區之工。第一區者。卽由蘆溝橋至保定府。所謂蘆保鐵路者也。此路既將次落成。然保定府以南。自新陽至漢口之路。尙毫無着落。張之洞乃主張借洋款。以路作抵。隨修隨押。隨押隨借。隨借隨修之議。當時各國既知鐵路爲他日關係中國最重大之事。爭議借款。美國首來兜攬。然其款須五釐息九扣。又須分餘利及酬勞。遂無成議。英國繼之。亦以條款太重。不成。既而比利時派馬西海沙地等三商人來察情形。自言有借款全權。於是定議。共借比款四百五十萬兩。四釐息九扣。比英美款皆廉。乃與定草約十六條。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訂草合同於武昌。六月。復訂正約於上海。是爲蘆漢借款原約。

按比人所訂原約。其息比他國較廉。其需索比他國較少。而比國又爲歐洲小國。其舉動於大局無甚關係。當局者之惑之。固無足深怪。而不意比國不過一傀儡。更有傴僂焉持而舞之者。而所謂息廉而需索少者。亦不過借此以餌我。